

王元龍的生平與風格

劉榮琮

四十八年的七月十二日，中國銀壇霸王一代巨星王元龍，和香港新華影業公司製片人童月娟，率領了一批男女演員，從香港飛抵松山機場，來臺拍攝「茶山情歌」和「青城十九俠」的外景；當天晚上，正是周曼華的生日，這位銀壇「龍頭」還親自下廚指揮做菜，率領大夥兒影劇從業者為周曼華暖壽。就在當天夜裏，王元龍做了一個怪夢，夢見赴西班牙參加影展會的人，光着屁股沒穿褲子，翌晨他起床來，對人說着此夢不祥；兩天之後，沒料就真的病倒了。

十五日「茶山情歌」在日月潭拍攝外景，王元龍於飲酒後，得了慢性酒精中毒，下肢血液循環阻塞症，兩腿麻痺，血壓一直上昇，「新華」同仁分別值班，夜以繼日在病榻旁照料，為這位影壇老前輩按摩，舒腿，盥洗。翌晨將他運下山來，先送中興新村醫務所急救，然後北上進住臺北中心診所；時已陷入昏迷狀態中，病狀惡化時，體溫竟昇高到四十六度，脈搏一分鐘跳到一百四十下，雖經主治醫師丁農教授悉心挽救，終因全身血管硬化，影響心臟冠狀動脈去路，而發生膨脹破裂，延至廿日上午九時，呼吸停止，溘然長逝，享年五十六歲。

王元龍一生最大嗜好是喝酒，他每在西裝褲袋中，經常隨身携帶中瓶的洋酒，無論白天或黑夜，當酒癮來時就喝，口乾時也充當茶解渴。因為他的腿病，過去在香港曾發生過兩次，以前來臺拍「關山行」電影時，也發過一次，所以這次的腿病，原以為舊病復發，雖自知嚴重，却沒料到生命危險，到最後兩天，又昏迷不能言語，故始終對身後，未曾留下一句遺言。

王氏臨終時，口眼不閉，內心深處，似乎對苦難的祖國，河山待復，自由影壇，責任未卸，而終身遺憾，眷戀難捨。有人說起，他死非其時，一是以望六之年而精力充沛的「王四爺」，再活十幾年，這大有可為，然而天不假年，說死就死，不免死得太倉卒了；再次，王氏心懷忠貞，愛國不貳，未見國軍跨海收京，遑爾資志以歿，此時而死，可說死不瞑目；然而他却死得其所，這因為他愛自由、愛祖國，如其死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，當然不如葉落歸根，死在自由祖國的懷抱。以他自己來說，生為中國人，死也為中國鬼；而祖國的朝野所給他身後的哀榮，却是以仁人志士、功在國家的英雄視之，就以其生前死後，復與基本上多少客死者的冷落場面，如此相形對

照之下，可見王氏受到政府的「際遇」了。

人生壽命原有其極限，死既不可逃，唯一可告無憾的，就是死得其時，與死得其所了。像我們這些「孤臣孽子」，大限之來，最好是在光復大陸重建家園之後，那時大願已償，多少落個心安理得。如此說來，王元龍之死，是既非其時，亦非是可死之年，其死也，宜有遺恨焉！

王氏死後，設在極樂殯儀館的靈堂，掛滿了輓聯，擺滿了整堂的花圈，蔣總統題頌「忠貞愛國」的橫匾，王夫人陸依宸的「卅載從影報國，死應無憾；一夕拋妻別子，生者何堪！」新華外景隊的「銀河星沉，天暮光黯；青城俠去，茶山歌殘。」等輓聯，都懸掛在靈堂的中間，燭光閃爍，香煙繚繞。是月廿二公祭之日，政府官員、文化影劇從業者、各界民眾與男女影迷，成千成萬一批又一批的前往弔唁。

作者簡介：劉榮琮先生，江西吉安人，現任榮光週報編輯，為傳記掌故作家。

新華外景隊全體男女演職員，由該公司監製人童月娟領導主祭，在祭文宣讀時，童月娟嚎啕大哭，聞者酸鼻。他們在祭文中說：

「親愛的元龍先生：想不到你忽然離開我們去了，遠遠的去了，我們感覺到彷彿做了一場噩夢，夢裏看到你的音容笑貌，也看到了病魔攫去了你的生命；你的離開我們，在工作上，是一個沉重的打擊；在友誼上，更是無可補償的損失。親愛的元龍先生，現在我們在這裏以無比沉痛的心情，追悼你、紀念你，但願你在天之靈，像過去一樣快樂，像過去一樣的和我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，安息吧！親愛的元龍先生！」

王氏遺體大殮時，王夫人親爲他穿着壽衣，共七領三褲，外面是藍緞長袍，黑緞馬褂，頭戴黑綢瓜皮帽；他生前所喜愛的及隨身所攜帶的物件，如打火機、煙斗、小刀、搜集數以百計的各種火柴盒，都隨之葬殮；並遵照舊有風俗，他手



王元龍的照片

握金如意、金元寶，口啣珍珠。出殯的行列，是一支由五十餘輛組成的車隊，八輛摩托車在前開道，白馬素馬，浩浩蕩蕩，途中至少曾經十二處路祭，待行經臺北市鬧區時，估計至少有十五萬羣紫佇立道旁，向這一位偉大愛國藝人致哀。

中國古代士大夫的「戲子」觀念，無視藝人的品位，未免過於刻薄，相延至今，似乎尚未在傳統中糾正過來。當王氏的一番生榮死哀見諸報章時，何曾沒有人感喟到他這樣逾份的尊榮呢？中國傳統士大夫氣質，如後漢所範圍的「儒林」及「文苑」兩傳統，僅拘泥於書院式的看法，自然對於王元龍這一型藝術人物，而有所感喟。其實，在自由民主平等的今日社會中，只要其行爲品性，有優良良好的氣質，充分向上發展，以引起社會大眾共鳴者，姑不論「戲子」，甚至販夫走卒、引車賣漿者流，何嘗不可以置於儒林與文苑之範疇，受人崇拜。在國家需才的今天，

正如龔定齋詩云：「九州生氣恃風雷，萬馬齊瘖究可哀，我勸天公重抖擻，不拘一格降人才。」

王氏祖籍四川重慶，出生於河北保定，祖父及父親都是鹽商，兄弟共六人，王氏行四，所以電影界都尊稱爲「四爺」。十九歲畢業於保定陸軍大學，在校擔任技術教官，也許是命中註定「武運欠通」，某次教學生走天橋，不慎從三層樓樓高的

獨木橋上摔下，跌傷右腿，便辭職返家療傷。

次年傷癒，適值奉直大戰爆發，被徵出任第六師參謀，參加馬廠及唐沽屯之戰，勇氣百倍，連戰皆捷，仗是打勝了，可惜又是受傷。這時，他開始接受革命新思潮，厭棄軍閥混戰，乃決心退伍，遂與馬靴、指揮刀永遠告別。

在北平居住了一段寧靜溫暖生活，某日，無意之間看到申報的一則孔雀影片公司招考演員的廣告，他便投函應徵，不久接到邀往上海面談的回信。臨行之前，忽然想起有戲劇同好的董連慶君，趕忙寫信去天津，信中叙及進「孔雀公司」拍偵探長片，片酬甚豐。董復來電報，囑速赴津一晤，他到了天津，即遭軍司令部扣押，時董君在師部任職亦因嫌入獄。

這件事的發生，誤會出自王氏的那封信上。軍部檢查信件時，認爲他是「偵探長」，要拉攏董君入夥，於是冒董名設計將其生擒。王元龍雖竭力申辯，軍法官總不相信，幸有其友曹憲珍，以天津憲兵隊長名義保釋，才告無事。他因禍得福，「偵探長片」受阻失去良機，却意外地當起軍司令部的偵探來，原因是見他體格魁梧，資歷不小，以爲既能在電影上演偵探，必定膽大心細，見識豐富，強令斯職，否則不准保釋，王元龍處此情勢下，亦只有將錯就錯答應，免得牽累朋友，從此一戲劇性事件發生，可知當年軍人頭腦，是如此淺薄可笑。

不久，顧肯夫組織大中華影片公司，邀他參與其事，對電影事業有濃厚興趣如王元龍者，接函相邀，自然喜笑逐開，這是他正式踏入電影圈的起端，第一部片子是「人心」，女主角張織雲

，男主角由他與梅聖擔任；導演是陳壽蔭，剛從美國留學歸來；卜萬蒼擔任攝影師。那時是黑白的默片，王元龍僅憑其英俊外貌與優秀演技，一炮而紅，名震影壇，奠定他在影劇界卅六年的不拔基礎。接着又演過「戰功」、「小廠主」等二十餘片；翌年，明星公司籌拍「新人的家庭」，特向大中華借將，主角由王氏擔任，此片由任錦蘋執導，卜萬蒼攝影，都是當時影壇巨頭，而演員廿餘人，皆一時之選，這正是他小生時代紅得發紫的時候。

大中華改組，請他兼任導演，這時正值北伐成功，他爲了使一窩風拍都市時裝片的風氣，能一新觀衆耳目，把視線轉移到廣大平民階層，於是編了一部配合國家政策，鼓勵開發邊區的「殖邊外史」，親率外景隊往鄭州實地拍攝，大自然的風光和農村稼穡的鏡頭，盡予收入，由於題材新穎，果然大受觀衆歡迎，這是他擔任導演的處女作。

之後，陸續在大中華內拍了「荒唐劍客」、「王氏三雄」、「五十五號偵探」、「奇俠救國記」、「冤獄」、「王氏四俠」。古裝片有「美人計」、「駱駝王」、「戰血情花」、「黑貓」、「鐵蹄下」等，有的主演，有的連導兼演，老一輩的影迷，必能記憶一二。改組後的大中華，因經濟週轉不靈，僅維持九個月，便宣告結束。

王氏應白健生（崇禮）將軍之邀，隨軍北上拍國民革命軍北伐紀錄片。不久返滬，與其胞兄弟伯龍、次龍合組「三龍公司」，攝製「續王氏四俠」、「上海潘金蓮」等片。是年黃河大水災，又奉中宣部之命，往災區拍紀錄片；在此期間

，得段繩武將軍之助，完成一部以災區爲背景的「壯志千秋」；此後又往蒙古攝製「三寇坑」蒙古方言意即好姑娘之謂也，這是一部純以蒙古地方爲背景影片，在當時電影界無人敢予嘗試，而王氏獨具慧眼，標新立異，使電影題材引導晉入另一境域。

在西北等地就了二年多，重回上海，應藝華影片公司之邀，與金素琴女士合作，主演「楚霸王」，這是他演出的首部有聲片，演技有超越的表現，遂贏得「楚霸王」的稱號。淞滬抗戰之役，他曾與友人合組「龍馬公司」，出品有「梨園外史」、「卡昆岡」等片，因抱穩健作風，頗有建樹，不幸「一、二八」之役，公司悉付劫灰，全功盡棄，在他個人事業上，遭致極大的挫折。

淞滬陷落，元龍、次龍昆仲奔往香港，組「星海影片公司」，重整舊業。由於他以前在「大長城公司」旗下，曾來港拍過胡蝶女士主演之「孔雀東南飛」與「歌女紅牡丹」等片，對那「東方之珠」的香港，並不陌生，所以拍片計劃，進行得相當順利。

日本侵華時期，也是王氏銀色生涯最黯淡的時期，一度在香港淪落時，發起組織影人劇團，演出達八個月之久，因辛勞過度，經友人

勸告，始返滬療養。半年後，又北上入「華北影片公司」，導演平劇電影，當時平劇生旦淨丑各名角，幾全部網羅參加串演。

抗戰勝利以後，華北影片公司改組爲「中電三廠」，王氏因護廠有功，留廠擔任編導組長，先後拍過「天橋」、「十三號凶宅」等片。王氏以



王元龍與他的女兒女婿合影

祖國已位躋五強，自己以從事影業二十年的經驗，抱着無窮的希望，想盡其所長，正為國產電影重鑿旗鼓時，不幸赤禍橫流，大陸沉淪，環境日非，事與願違。

此後，應蔣伯英之邀，再度至港，先入「大中華」旋轉入「永華」，參加「國魂」演出，此時的王元龍，已由小生改演老生了，但由於他演技精湛，各公司仍爭相邀請，計自勝利後一年來港，以迄大陸變色止，他先後所演片子，不下數十部之多。

王氏從影三十年，環境雖有轉變，事業雖有順逆，但他始終站在電影界內工作，從未離開崗位；這三十年之中，又正值世局動盪，國步艱難，使國產影業未能突飛猛晉，與世界一爭短長；就其個人言，因人成事，隨波逐流，自貶身電影圈，先是配角，然後是主角，待新人輩出，又屈居到配角；先演小生，再演中生，一直演到老生，沒得過奧斯卡金像獎，也不會被選為最佳男主角；先爲了興趣，再爲了工作和生活，大陸變色後以迄於死的最後十年中，他又爲了愛國，在香港這一段期間，王氏留下了轟轟烈烈的功績，領導自由影業與匪作殊死戰，雖然其中許多辛酸，不爲外人所知，但祇要看匪方統戰份子或濫用銀彈攻勢，或施以威脅手段，王氏個人始終忠貞不貳，懷於大義，堅守反共立場，且亦未曾使自由影業陣容有所動搖；不僅如此，他在殖民地險惡的環境裏，作中流之砥柱，促成港九影人之反共大團結，成爲港九電影界愛國運動的領袖，亦成爲臺港影劇界聯繫的橋樑。

衆所週知，香港國產影業公司有兩大「托拉斯」組織，影人們競奔其旗下，時而邵氏，時而陸氏（電懋），常遭受入是出非之口舌，而他居兩者之間，則表現其特立獨行的作爲，只是爲生活而演，爲工作而拍，以團結自由影人爲目的，從不參加是非論爭；腰纏萬貫有錢的大老闆，也許反共態度尚不如窮演員之堅決，其門下之大將大員及名演員，多不參加他領導之港九電影戲劇事業總會，以免匪方藉口，他亦不勉強其參加，每次返國，總是憂心如焚，希望能獲得政府支持協助，掃盡港九電影界中的妖魔鬼氣。直至四五夏，前教育部長張曉峯（其均）先生，開創我國輔導電影事業之先河，以團結海外國產影片對祖國之歸趨，王氏居功厥偉。

孔子曰：「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爲。」又曰：「然則有所不爲，亦將有所必爲者矣。」王氏多年在港九所表現的反共及忠貞工作，對於自由影人與附匪影人之間，有爲與有所不爲的嚴謹態度，是近於古之所謂狂狷之士，因爲如此，所以他咸以其狂其狷的態度，責備後起的影星羣，有自臺赴港而紅得發紫之某演員，頗爲自得而傲慢，王氏在某次公開宴會上，曾以半醉之狂態，警告着說：「××，你對得起祖國！你來港後的態度如此……我早就想教訓你一頓！」這種爲祖國狂狷的愛，一時聽者爲之動容。在香港的公開場所，誰敢大發愛國言論，怕引起其僑居地政府目爲「政治人物」而找麻煩，甚至被驅逐出境，王氏並不爲自己安全利害擔憂，他毫不拍開罪大老闆、大明星，只是有所爲而爲之。後來，何高

憶君爲該大牌明星拍片事請其協助，他又樂於促成，不予介意。從此觀之，他只把握有利時機，以表現其狂狷的愛國態度，並不在於責難任何個人的私德。

最是值得一提的，王氏有約束或鎮壓後起影星羣的「狂狷」聲勢，若投匪復歸來之黃河、歐陽莎非諸人，何嘗不是懾於他那一股愛國的狂狷之勢？此外他更具有一股服人的道德潛力，他在港九期間並非百萬富翁，從影三十年依然兩袖清風，又非掛頭牌的巨星，可是不論是有名的、無名的男女大小影星，都樂意接受他的指揮，自然而然的成爲他們和她們的中心崇拜人物，過去保持中立的也轉向投效反共陣營中而努力。被指揮的人，並未因此而貶失身價；指揮的人，亦未以此而感到特殊的光榮。

他一生演過三百多部影片，當其任主角的時代過去之後，便做着扶持牡丹的綠葉，爲他人作嫁衣裳，而且極其忠誠的，盡到做配角的責任，也極其真摯的提携別人，獎掖後進，使之成功成名，給予從事影劇工作者，留下不少的啓示與鼓勵。

新華「茶山情歌」片中，王氏最後一個鏡頭，是手提酒菜，招呼金峰、林楓等人說：「回家了！大家回家了！」不幸一代銀壇巨星，就如此「回」到人生最後的老「家」去了！

如今，斯人長逝，已屆八年，我們誠不勝其悼念之情，也爲自由影壇痛失一位忠貞騎士而惋惜！